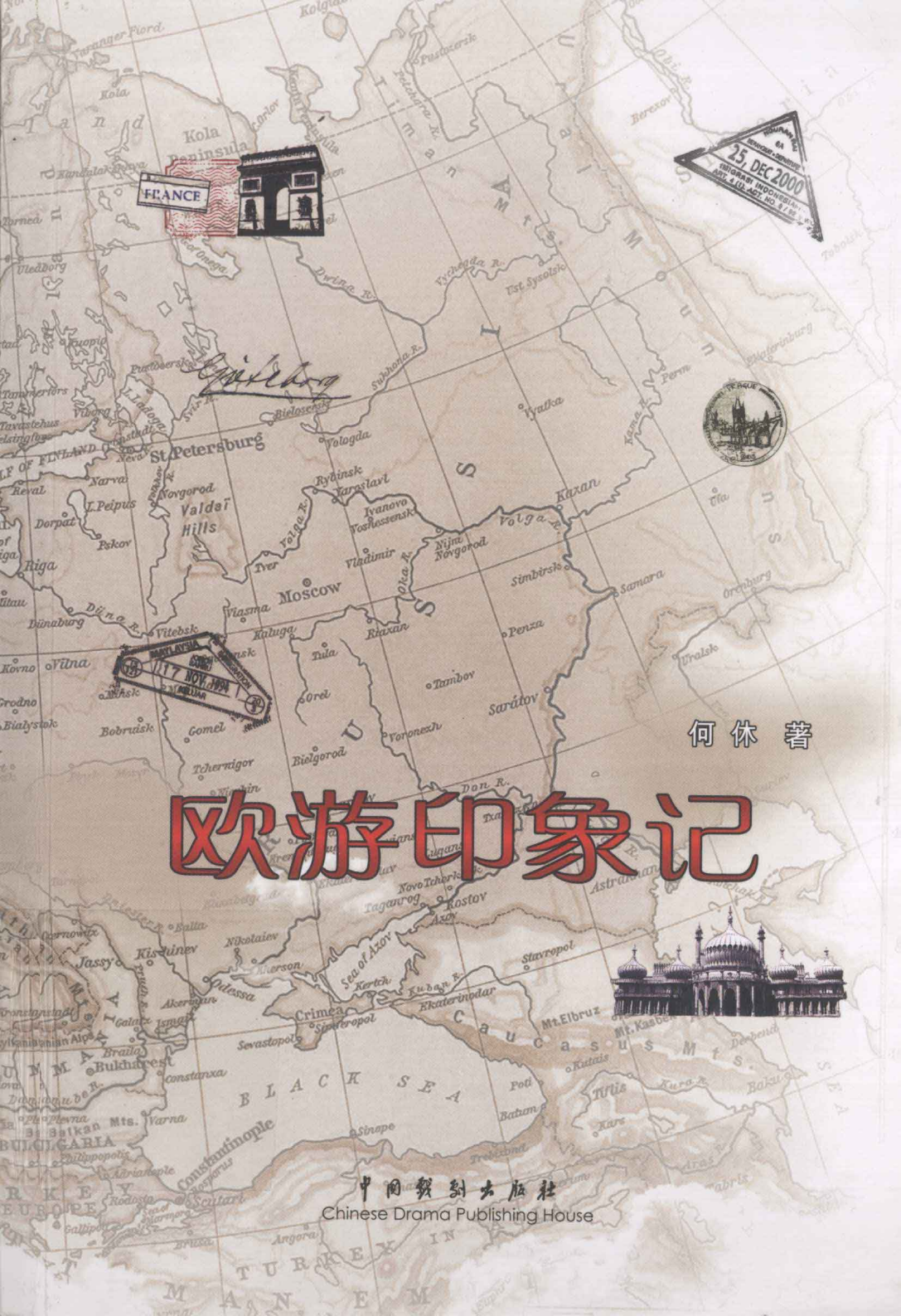




FRANCE



何休 著

欧游印象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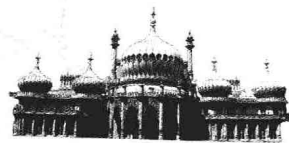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Chinese Drama Publishing House



何休 著

欧游印象记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Chinese Drama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欧游印象记 / 何休著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11. 8

ISBN 978-7-104-03519-0

I. ①欧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40478 号

欧游印象记

责任编辑: 龚伟民

责任出版: 冯志强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
邮政编码: 100097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 / 32

印 张: 10

字 数: 250 千字

印 数: 1-1500 册

版 次: 2011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104-03519-0

定 价: 2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小序



作为当今“地球村民”，我久有旅游欧洲，进行一次实地考察，了解欧洲的自然与社会风情的愿望。这一愿望终于在2004年夏秋实现了。我女儿在德国留学已经多年，儿子也随后去了德国，他们趁其外婆还走得动，遂邀请父母陪同外婆到德国和欧洲一游。

2004年夏初，我们顺利地办好了出国护照和签证手续。女儿的外婆随即去了北京的亲戚家，先在那里等候。7月初，我编好《何其芳研究》年刊新一期，审定后即交印刷厂付印。7月13日，我把杨牧要我写的一篇文章写好了寄出^①，然后便从银行汇兑了2450欧元以敷旅行之用。在做完了出发前所有要做的工作之后，次日，我便与中秋一道从万州飞抵北京，与外婆汇合。7月18日，我们一行3人正式从北京起飞，途经莫斯科飞抵杜塞尔多夫。女儿和儿子从杜塞尔多夫机场将我们接往他们的住地——德国西部著名都市科隆。于是，我们便开始了长达3个月之久的德国-西欧之行。

在3个月的旅欧生活中，我们以科隆为基点，在孩子的陪同下，利用了一切可利用的机会，游览了西欧5国20多座城市，进行了广泛地考察，对欧洲的自然风

貌和社会面貌,均获得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我充分感受了欧洲的美丽、宁静与和谐。世界上幸好还有一块没有被污染的大地,还有一片宁静、和谐的社会,现代文明也并没有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给它带来怎样可怕的危机,我们的“地球村”还是有希望的。

此间,我还应邀参加了在德国著名的海德堡大学举行的“欧洲汉学学会第15次年会”(Programme for the XVth Conference of the EACS)。会议期间,我访问了欧洲汉学学会主席——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瓦格纳教授(Prof. Rudolf G.Wagner)和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图书馆馆长岚碧洁女士(Labitzky Wager),参观了海德堡大学汉学研究所图书馆;还会见了斯洛伐克东方研究院著名汉学家M.高利克博士(Dr.Prof.Marian Galik)和国际东西方大学校董会总监、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成中英博士,并同他们进行了有益的学术交流。会后,我又应邀先后访问了科隆大学汉学系、波恩大学汉学系,参观了科隆大学汉学系和波恩大学汉学系的图书馆,拜会了德国汉学学会主席——科隆大学汉学系教授吕福克博士(Dr. Volker Klepsch)和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教授(Prof. Wolfgang Kubin),同时还接触了汉学系的学生,同他们谈过话。这使我对欧洲汉学研究的新气象和新特点感受尤深,很受鼓舞。在现今的欧洲,汉学研究已经成为欧洲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,一门显学。我们中国人和中国学者无论走到哪里,都能受到应有的尊重,这也使我感触尤深。

回国以后,我将3个月的欧游印象整理出来,便形成了这部《欧游印象记》。这部《欧游印象记》大不同于朱自清的《欧游杂记》,这不仅是时代背景的不同,写作立场亦不相同:我是立足于中外文化碰撞的基点上,记叙

自己实地游览的感触和印象,而不去着重述说那些历史陈迹,重复那些有趣的或枯燥的考证;它完全是我亲历的,所见所闻的感性的记录,因此就更带感受性和可读性。我并不想把我的感触说尽,读者完全可以从我的描述中,自己去进行一番打量和思考。我把它贡献出来,只希望读者随同我一道,进行一番东、西方对话和交流,看看他们和我们有那些相同与不同,我们可以从中吸取些什么,而不在于介绍一般知识。因此,我可以负责地说:它是更有可读性的。

顺便交代一下:归来后,重庆三峡学院和系上的领导要我把欧洲汉学研究的情形,特别是“二战”以后西方汉学研究的新气象和新特点,给大家做个介绍。我参考了有关资料,结合个人的认识了解,整理出有关中国文化西播的系统材料^②,连同《欧洲汉学学会主席瓦格纳教授访谈录》一起发表了^③,这里仅刊载其中两篇,作为附录,供大家参考。

注:

① 题为《诗人杨牧的出现不是偶然的——贺“杨牧文集”出版》,载见2004年5月《四川作家报》。

② 我撰写的关于西方汉学研究的系列资料,有《从秦汉到二战前夕的汉学研究的历史回顾》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汉学研究的新进展和新特点》《欧洲汉学研究的新气象和新特点》三篇,见《汉学与汉语言文学文献研究》,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。

③ 《欧洲汉学学会主席瓦格纳教授访谈录》,载四川大学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心《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》第2辑,2005年12月出版。

目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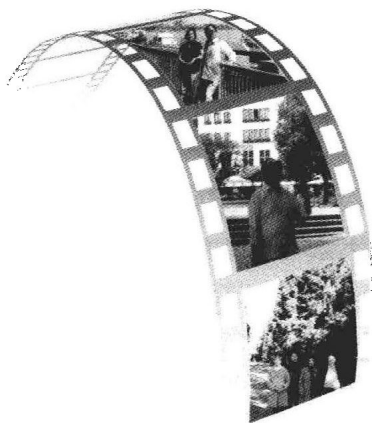
小 序 \ 1

- 一 出发: 万州—北京 \ 1
- 二 飞越亚欧大陆 \ 5
- 三 科隆十日(德国) \ 10
- 四 比利时边城列日之行 \ 39
- 五 重返科隆(一) \ 48
- 六 波恩—科布伦茨一日游 \ 60
- 七 重返科隆(二) \ 67
- 八 神秘的特里尔和卢森堡——8月15日出游记 \ 78
- 九 重返科隆(三) \ 95
- 十 游北莱茵州——又一个周末之行 \ 102
- 十一 欧洲汉学研讨会与海德堡之行 \ 124
附: 欧洲汉学学会主席瓦格纳教授访谈录 \ 135
- 十二 法兰克福! 法兰克福! \ 145
- 十三 重返科隆(四) \ 154
- 十四 再游北莱茵州 \ 168

- 十五 重返科隆(五) \ 181
- 十六 游览布吕尔王宫、园林及森林 \ 186
- 十七 游欧盟首府布鲁塞尔 \ 193
- 十八 重返科隆(六) \ 203
- 十九 波恩:静静的莱茵河畔 \ 210
- 二十 拜会科隆大学吕福克博士 \ 214
- 廿一 北方大港汉堡之行 \ 216
- 廿二 重返科隆(七) \ 225
- 廿三 巴黎之行 \ 234
- 廿四 伯林一波茨坦之行 \ 261
- 廿五 迷人的海港——阿姆斯特丹之行 \ 276
- 廿六 访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教授 \ 285
- 廿七 尾声:“欧罗巴,再会!” \ 289

附录 中华文化的西播和西方汉学的历史回顾 \ 291

欧洲汉学研究的新气象新特点 \ 302



一 出发：万州—北京

（一）出发前夕

2004年7月13日，把杨牧希望我写的一篇文章写完了，题为《诗人杨牧的出现不是偶然的——贺“杨牧文集”出版》，寄了出去，算是做完了出发前要做的所有工作，顿时轻松了许多。遂与中秋一道，买好了从万州飞北京的机票。又从银行汇兑了2450欧元，以供旅游之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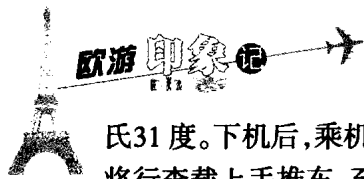
《何其芳研究》新一期也已编好，审定，正在厂里印刷，争取先印出样刊，带几本出国送人。

（二）万州—北京

7月14日。昨日雷雨之后，气温稍降。上午10点，收到了厂里送来的《何其芳研究》18期20本。收拾好行李，马上起程去万州机场。14点30分，飞机从万州机场起飞。

我们乘坐的客机，是四川航空公司的“空中快艇”，属于小型飞机。航行途中，遭遇强气流，发生颠簸，是过去所未曾遇见的，颇有点紧张。晃动了一阵，就平稳下来了。机窗外云彩不多，远不如万州飞重庆，有那么变幻多端的好看的白云！地面景物，多为山峦丘陵，林木稀疏，并无引人注目的景致。

16点30分，飞机准时抵达首都国际机场。首都今日气温为摄



氏31度。下机后，乘机场专车到出口大厅，领取了托运的行李。然后将行李载上手推车，至出口处，排队等候出租车，约半个小时。

从机场出口搭出租车至钓鱼台住处，历时1小时许，车费123元。进入空军总医院内，婆婆已迎了出来。老人家和中影已在此住了一个半月了。

用手机跟在北京的学生徐平通了话，嘱他顺便看看何处有卖箫的。徐平约好：明天下午五点，他开车到空军总院与我们相会。

(三) 途次北京，准备事宜

7月15日，北京。

上午与中秋出街，询问了此去学院南路北师大路线。顺便向一位师傅请教了“兰州拉面”的做法，买了一袋“拉面蓬灰”，完成了雪蕾交代的任务。

下午，4人一道乘出租车，去民院南路北师大宿舍，拜见了春晓之友菲菲(女)的外祖父陈老先生。陈老先生84岁，一人独处，有5个子女，其一已逝；二女儿及女婿在德国，菲菲是其外孙女，在科隆大学读书，是春晓的同学好友。陈老先生托我们带给菲菲一大包东西，因为超重不能全部带走，将其中4包豆粉取了出来，只将调料、药材和音乐磁带带走。老先生行走不太方便，却一定要给我们泡茶，告辞时一定要把我们送到公路边，又站着目送了一程。

下午5时许，徐平及其外侄开车来到空军总医院。见面后，徐平交给我一支用红色绒布包装的箫管，说是送给春晓的。我招呼徐平叔侄到屋里坐了，泡了茶，等皖淑下班回来。然后，徐平请我们一同到丰台“四川菜馆”吃龙虾，还有满满一桌川菜。徐平和我饮家乡酒——“达川大曲”，味甚佳，与万州“诗仙太白”无异。徐平希望我“不要再做太累的工作，以健康为重”，一再强调说，“时代，责任，文学，您担载得起吗？”这份师生情谊，我能理解。

我对徐平说：“你放心，再过一两年，我就可以把教学、科研的事全放下来，随心所欲了。”他说：“对！就该这样！只要把家里事情

处理好,别的事,就别管那么多了。好好轻爽轻爽!教了这么多的学生,已经尽到最大的责任了。”

宴后,徐平及其外侄又用车把我们送回空军总医院住地。

在我教过的学生中,像徐平这样忠实可靠而又优秀的学生,是屈指可数的。

7月16日,北京。

上午,与中秋、中影、婆婆一道,赶三塔寺综合市场。她们买了一些食品,我买了一个大包装袋。然后分组行动:婆婆和中影一路回去,我和中秋乘公交车去西单商场购物。在车上,我观察那位中年的女售票员:她坐在售票员席位上,不时地摆弄她的票夹,把几排小票整理得齐齐整整,然后交换位置,再摆弄一翻,像数钞票似的;然后又拉开她胸前的小包,清点里面的钱钞,将10元、5元、1元的钞票分别归类,整理一番;将到站口,她就会自然地吆喝起来:“xx站到了!有下车的旅客请下车!”这时,中门又有乘客上车了,她马上又喊:“打票了!打票了!”一边卖票,一边又对刚上车的旅客说:“头、手不要伸出窗外!安全第一!”同时,她又把自己的手伸出窗外,向车旁的行人打招呼:“离车身远点,车要开了!”这就是公交车的售票员,她每天都要全副精神地这样工作。

到西单下车后,考虑到我们新买的大包装袋尚有空余,便买了几斤果脯,给晓、蕾带去。回到住所,感到出去一趟既热且累,洗了个澡。然后又重新装了行李袋,将原先准备手提的东西,全部装进托运的行李袋了。

机场规定:每人免费托运的行李,以不超过20公斤为限,剩下的小件杂物可以随身携带。我们是3人同行,可以免费托运60公斤行李,大概不会超重吧。

7月17日,北京。

今天在北京决定休息一天。婆婆提出要去八宝山,参拜舅父母的灵骨存放处。我并不知道其存放的具体地点,只有姚兰、姚红知



道，婆婆又不想惊动姚兰、姚红，而没有姚兰、姚红的陪同引导，是看不了舅父母的灵骨的。婆婆心中郁郁不乐，今天很少说话，中午还睡了一觉。我想，老人家实在想去八宝山看一看，也不宜劝止，先同姚兰商量一下，看能不能安排。

上午，我在空军总医院看牙科，医师姓刘，费了很大的劲儿，都没有把要拔的断牙牙根拔出来。他请一位名叫尹音的女专家帮忙，女专家主钳，刘医生从旁协助，用钢锤敲击数次，将牙根敲松了，终于将断牙拔了出来。原先只准备拔断牙，因为敲击把旁边的牙齿也敲松了，尹医生建议，将里边一颗慧齿也拔了。我暗想，大约只有拔了那颗好牙，要拔的断牙根才拔得出来吧。自此，我已拔掉了三颗牙齿：左边一颗，右边两颗，都是上牙床里的牙齿。我因为牙床尚未止血，中午没有吃饭。

我对牙医历来缺乏敬佩之心，他们的本事，不过就是钻牙拔牙罢了。好牙齿一旦被他们钻过一两次，则非坏掉不可！然后他们就干脆给你连根拔掉！

到下午，依然没有同姚兰、姚红联系上，估计他们今天抽不出时间来，婆婆也没有再提要去参拜舅父母的灵骨的事，这事也就作罢了。我们只全心全意准备好明天飞越亚欧大陆的行程。



二 飞越亚欧大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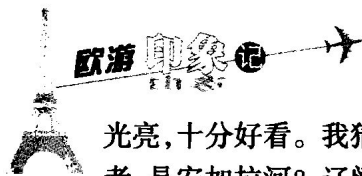
(一)7月18日,飞越亚欧大陆

早晨 8:40,李健开车来到空军总医院宿舍门前,我刚好出来看见,于是立即装好行李向机场出发。行车 40 分钟,到达首都机场。机场服务员将行李推进场内,帮忙办理了登机票、行李托运等手续,省了我们许多事,仅收服务费 10 元。婆婆、中秋和我通过安全检查,进入候机厅。厅很大,两面尚有商店橱窗,供候机者购物,皆为高档商品,品种繁多而且丰足,显示着中国经济的繁荣。

飞往杜塞尔多夫的航班,须经莫斯科换机,故得搭乘“俄航”客机 Su54Z 航班。我们在 9 号登机口候机。大约等候了 1 小时 30 分钟,于 11 点 10 分登机。11 点 40 分,飞机开始发动。11 点 50 分,飞机升空起航!

从北京至莫斯科,横穿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,飞行了七个半钟头。在航行途中,从机窗向下望,最初所见大多是山峦、丘陵和苍茫的原野,但分辨不出哪是叫得出名字的大山。我估计,最初一段时间应该飞越阴山山脉,内蒙古大草原,然后是蒙古高原。但却没有发现村庄与房舍,也没有看见蒙古包什么的。因此,从北京飞越内蒙古草原和蒙古高原的感觉,也就十分模糊了。这大概是天气不好,或云层遮挡的缘故。

后来,那地势变得平坦起来,而且十分辽阔,淡黄色、灰褐色与绿色相间的平野之间,有众多蓝色的湖泊,并时有河流蜿蜒,泛着



光亮,十分好看。我猜想:那条较大而长的河流,该是勒拿河吧,或者,是安加拉河?辽阔无际的原野上,几乎看不到什么真正的村庄和田野,也看不到城市的影子,只有河流、湖泊、荒原——无边无际!我感疑已经到了西伯利亚的上空了。我向旁边的乘务员念出“西伯利亚”的字音,指了指机窗下面,她会意地点了点头。哦,果然如此!我兴奋起来。



但看了很久,还是这样的空寥落寞的景象,我便疲倦起来。心想,西伯利亚,西伯利亚,大而无挡,却没有什麼引人的气象,难怪当年只成为俄罗斯囚犯的流放地。

再过了两个钟头,突然睁开眼睛,又见有一条大的河流从南向北蜿蜒而去,我想那一定是叶尼色河——或者竟是鄂毕河了?好啊,快点飞啊,今天还要飞越整个俄罗斯和波兰,飞到德国呢。

不出一个小时,平野上徒然耸起的一座小小的山脉,将平野隔开——这也许就是著名的乌拉尔山了!飞越过山后,可以看到下面的城市和田庄的影子,这该是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上空。

机上的乘客,大多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。他们既不通汉语,也不懂英语,与之交谈十分困难。俄航机组的乘务员——俄罗斯空姐们——也仅懂俄语,而不通任何外语(包括英语在内),比中国民航机组的乘务员——中国空姐——的素质差多了!中国民航的所有空姐,无论飞行国际航线或国内航线,她们都要用标准的汉语普通话和流利的英语这两种语言,与所有的乘客沟通。而飞往俄罗斯的中国空姐,除了使用汉语和英语,还能说俄语帮助俄国的乘客。

横穿西伯利亚的飞行途中,乘客在机上用了两餐。饮料则可以随心所欲,随便取用。

北京时间 19 点 35 分——莫斯科时间 15 点 35 分,飞机顺利抵达莫斯科机场。俄航 Su54Z 航班的飞行任务结束了,乘客们依次

下机。

我们在莫斯科机场下机后，须再改乘俄航 Su119 航班，从莫斯科飞往德国的杜塞尔多夫。然后，我们还要乘半小时火车，从杜塞尔多夫赶到我们的目的地——科隆。我们的行李是从北京机场托运到杜塞尔多夫机场的，因此中途在莫斯科机场下机后，我们不用管行李的事，只需办好转机手续就行了。我们在机场内厅办好了转机手续，又一次通过“安检”，进入莫斯科机场候机厅。顺便看了一下厅里的商店橱窗，货品远不及北京机场候机厅里的丰富，反映了俄国目前经济生活依然还比较紧缺的状况。与我们同机飞往莫斯科的十余位济南市的小朋友，他们要到基辅去参加“国际少儿联欢节”，就同我们在这里分手了。这群孩子非常天真可爱，我们衷心祝他们平安、愉快！

我们在莫斯科机场的候机室等待了整整一个钟头。到莫斯科时间 16 点 30 分，我们终于登上了俄航 Su119 航班。这次航班的飞机较小，每排 6 座，共 40 排，可容 240 余人，但却没有满员。而从北京飞莫斯科的俄航 su572 航班，每排则有 9 座，共 48 排，可容乘客 432 人，基本上都坐满了。这表明，从北京到莫斯科的乘客，远比从莫斯科到杜塞尔多夫的乘客多——即中俄之间的交往，远比德俄之间的交往密切。

过了 10 分钟，到 16 点 40 分，俄航 Su119 航班正式升空起飞！

飞机在莫斯科机场的上空只飞旋了一圈，就冲上了航线。我们只看到莫斯科市郊的一部分：森林，河流——大约是莫斯科运河，机场附近的房屋建筑。除了机场，莫斯科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具体的印象。

从莫斯科飞往杜塞尔多夫，从机窗往下望，最初可见平川和田野，大概是俄国欧洲部分。后来便只见一片蓝色——这应该是在波罗的海的上空了！然后，机窗下面，时而是绿色的原野，时而是蓝色的海洋——飞机先后在波兰国土、波罗的海和德国国土的上空飞行。虽然没有午睡，我却一直处于兴奋状态，并不时地告诉中秋：“你看，这下面的景象，与西伯利亚的荒凉有很大的不同了。”中秋

并没有关于西伯利亚和欧洲的概念,所以反映很是平淡,只是露出疲倦的样子。

飞行4个钟头以后,飞机顺利抵达杜塞尔多夫机场上空,稳稳地降落下来。这时,已是北京时间24点30分——即7月19日凌晨零点30分,莫斯科时间7月18日20点30分,杜塞尔多夫时间7月18日18点30分。

我比较了一下我对飞行的感觉:从北京飞越辽阔的亚欧大陆,尽管在空中飞行了将近12个钟头,除了疲倦之外,并无特别令人兴奋之处。从机窗往下望:西伯利亚虽然辽阔,不过是一片沉寂的大地,一点生气也没有。从莫斯科飞往杜塞尔多夫,也仅仅可以看见绿色和蓝色相间的区别,其色彩很是一般——所谓兴奋,不过是我的地理知识在起作用罢了。要论从机窗望出去的感觉,那机翼下面的云彩和景色,哪及从万州飞往重庆那段航程,机窗下面翻卷的雪白的云彩,那奇幻和美丽简直无与伦比!

(二)杜塞多夫机场的一场虚惊

我们在杜塞多夫机场“入境口岸”,经过德国海关人员严格的“入境”检查——查看了我们的中国护照和德国签证,然后又细看了春晓寄来的邀请文件以及有关银行账号(既有德国签证,似乎多此一举)——一切证件和手续齐备,这才顺利放行,进入德国城市。

欧洲的夏天日落得晚,这时杜塞尔多夫还正是黄昏时候。

我们在机场出口大厅领取行李时,却发现没有我们的行李!找到一位机场服务员,却又语言不通(他只会说德语),我只好出示机票所附的行李托运单,并说“北京——莫斯科——杜塞尔多夫”几个单词,寻求帮助。他似乎懂得了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,将我们指向另外两处行李出口,但仍未发现我们的行李。最后,他领我到出口厅一间办公室,在电脑上输入我们的托运单编号,进行查询,并打印出一张单子交给我。但我不认识德语,口语亦无法交流,只好让他打春晓的电话,请春晓、雪蕾进机场与之对话。

正在紧张之时，婆婆却不见了！我和中秋既忙于找行李，又要找婆婆，一时间，真有点手足无措。我们只好把手提包寄托给办公室，先寻婆婆，再接春晓、雪蕾进场。这样折腾了一个多钟头，春晓终于进来了。转身看雪



蕾，婆婆却与雪蕾在一起。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！春晓与机场办公室人员对话之后，始知我们托运的行李尚滞留在莫斯科机场，根本没有随这趟 Su119 航班运走。机场办公室负责人答应明天将我们的三件行李箱，送至科隆家里（春晓住所）。这场“丢失”行李的大麻烦，终以一场虚惊而圆满解决了。

经过这场虚惊，深感学习外语的重要。德国机场服务人员既不懂中文，也不懂英文（至少我没有遇到），是个很大的缺陷！春晓调侃地说：“现在，他们应该懂得招聘中国人做翻译的必要了。”

到机场来迎接我们的，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，名叫单冲，看起来很纯朴。从杜塞尔多夫乘火车约 2 小时，到达科隆。从科隆火车站到达寓所时，已是北京时间 7 月 19 日凌晨 2 点 30 分——科隆却还是 7 月 18 日 20 点 30 分。春晓、雪蕾的寓所，在科隆市西北一条僻静的街道旁边，一栋四层楼房的二楼正中一套住房，两间一卫，约五十余平方米。这里离科隆大教堂不远，街道整洁而清静，放眼一望，到处都是绿地！经过整整一天的旅程，虽然有些疲倦，终于有了到家的感觉。看看婆婆，老人家精神好着呢。